

知青点那些事

作者：宗世良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是我们南昌二中六八届毕业生赴进贤下放插队的日子。分在一起的是五个男生，高中的是我和饶浩明，初中的是沈铭、姚卿满和杨书虎。没有女生，这让我们有些窃喜，因为对散漫惯了男生来说，没女生自由度更大了，比如平日随地大小便，夏天赤膊短裤，都不必忌讳女生了。

于是，在今后几年里，衙前乡贯坑大队一个叫枫树下的小村子便有了我们这个知青点，我是知青点的组长。五个知青互帮互助，亲如兄弟，共同进退，过了一段别样的插队生活，还有个“南昌鬼子”的名头，以致50年后我们旧地重游时，当地村民还记得“南昌鬼子”的故事。

“南昌鬼子”

被人称为“南昌鬼子”，是下放后不久的事。

我们五个人个头都在一米七以上，最高的是我，一米八。为省理发钱，我们干脆都剃成平头。我们平日同进同出，南昌脏话听起来不拘场合，走在路上便给人老虎不吃人、凶相难看的感觉。但这还不至于被人称为“鬼子”，“南昌鬼子”的名头源于三次打架。

下放第一天，我们就同“五·七大军”中的社会青年打了一架。下放人员统称“五·七大军”，源于领袖发出上山下乡指示的那天是五月七日。社会青年是指不在学校读书的社会闲散青年。他们也被“五·七指示”一网打尽，属于下放对象。这些人把小混混的不良习气也带到了下放地。那天，一个社会青年无端欺负我们知青点的杨书虎，饶浩明上前论理不成，就教训了那个人一顿。谁知那个人旋即搬来了外号叫“八戒”、“雷公”的两个头目。那几个头目像黑社会老大似的耀武扬威，要为他们的小弟“讨回公道”。我们岂能被这阵势吓倒？饶浩明挺身上前就要单挑，我们几个站在他身后，齐刷刷地一字排开，面作狰狞状。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几个老大一看这阵势，不知是江湖闯荡惯了深谙盗亦有道，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俗谚起了作用，很快他们便将兴师问罪改口为上门拜访，还接江湖那一套，又是递烟，又是拍肩，一个劲地套近乎。结果本当一触即发的开打却化干戈为玉帛。哈哈！狭路相逢勇者胜，不

战而屈人之兵，真出人意料！这种事总是传得很快，加上好事者的“演义”，我们在“五·七大军”中算是有了名气了。

第二次打架是在下放近一月后。那天我们去大队机米，人很多，机米的机器只有一台，所以得排队。我们正排着，就见排在最前面一个老农刚要把自己的谷子倒进机米机，一个年轻后生抢上前去，一把推开了老农，老农猝不及防没站稳，跌倒在地，谷篓也打翻了。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饶浩明哪里见得这个？立刻上前质问那个后生，为什么插队，为什么欺负人！那人很强横：“我就这样了你又怎样？”说罢就要把自己的谷子往机器的口子里倒。饶浩明怒从心头起，一巴掌将那人掀翻，谁知那人有些身手，一骨碌起身就朝饶浩明扑来。俩人扭作一团。到底饶浩明劲大，把那个后生按在了地上，同来的姚卿满、杨书虎也冲上去，三个人的拳头雨点般砸在这个蛮横后生的身上。这时边上有大声劝阻：“打不得啊，他的爸是打师呐！”事后，我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料中的那样遭到打师的报复，那个打师父亲托人递过来的话是：“打得好，这畜生强妄（蛮不讲理之意）惯了，知青是帮我教育他哩！”——这一架，在全大队算出名了！

第三次打架是在我们隔壁的下埠集公社。那天我们五人推着独轮车去离我们村十五里的下埠集粮站交公粮。交粮处队伍排得很长，我们耐着性子等候着。这时就见一队十几人的交粮队伍由远及近，进了大门直奔交粮口，不由分说就要先交粮。排了半天队的我们忿忿不平，上前就制止他们过秤，并且与粮站办事员理论。办事员一副与他无关的表情。见粮站办事员对我们不予理睬，那些人更是凶神恶煞，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先动了手。于是一场五人与十几人的恶斗就在粮站前上演。那场以少胜多的战果影响深远，以后村里人交公粮时，只要自报枫树下村这个名号，粮站办事人员那板着的面孔立马堆起的灿烂的笑容反倒让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不知所措。

要声明的是，“南昌鬼子”的名称并没有贬义，人们对我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还是赞赏有嘉的，打那以后人们对我们的亲切友好便是证明。估计他们一定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安放在我们这些嫉恶如仇的好人头上，



(网络图)

不知该怎么来形容我们惩办恶人的凶劲儿狠劲儿，所以来了个戏谑式的套用，但此鬼子非彼鬼子，千万别误会。

不过这个名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实惠，这是后话。

革命化春节

十一月下放，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九年春节，我们被要求和贫下中农一同过年，又叫“过革命化春节”。

年怎么过，如何革命化，这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我们对此不以为意，但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反复劝说，江西工学院下放干部、公社“五·七大军”副指导员喻尊华老师专程来做我们工作，说服我们留下来过年。我们大队“五·七大军”的带队干部谭排长对我们说：“别担心，一定让你们过个好年！”

果真，谭排长真够意思，除夕夜，他和一起下放的妻子方大姐自己掏钱，在家里办了四桌酒席，把大队所有下放人员以及大队干部约三四十人都请到他家。方大姐是南昌某饮食业的经理，人家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那天的酒菜让我们记忆深刻，回味无穷。酒足饭饱之后，饶浩明仍盯着那盘扣肉发呆，我知道他是在盘算着能否把这盘剩菜带回去明天享用。这时大队贫协主席老吴半开玩笑地对饶浩

明说：“南昌鬼子还没吃够哟！”饶浩明回答：“是哟，扣肉做得真好吃！”“你还吃得下？”老吴惊讶地问。“当然！”饶浩明回答。老吴借着酒劲同我们打起了赌，说：“你们几个南昌鬼子能把这四桌剩下的扣肉吃了，明天就到我家吃一天！”另外三个大队干部也起哄：“不要光到你一家，我们四个人，刚好一家一顿，吃到初二哩！”我们几人一听，正中下怀，按上级要求，“革命化春节”要坚持三天，即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便可以回家，正愁初一初二怎么混过去呢！于是我们抢着要把扣肉吃光，为防大队干部反悔，我们还加大“赌注”：四人不但吃完剩下的扣肉，每人还喝一大杯生水！

贫协主席老吴瞪大眼看着我们硬生生把一大盘扣肉塞进肚里，又要喝生水时，吓得忙摆手：“罢了罢了！我是说着玩的，就是不打赌我也打算请你们来我家过年的。”老吴四五十岁，是个忠厚长者，我们相信他的话发自真心，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四杯凉水分别到了我们四个人的肚子里。还好，生水在我们肚子里没闹事，而明后两天的“革命化春节”有着落了。

(下接第B3版面一)